

踏访新时代边关·“戍边石”的故事

属于喀喇昆仑的色彩是有些单调的，茫茫荒原之上，遍布灰色的山石，少有鲜艳的植被。然而这片略显寂寥的土地，承载着边关军人多彩绚丽的故事。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兵对脚下的石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“守土有责”“我爱中国”……他们常常将那些令人刻骨铭心的话语和情景画在石头上，以此纪念每一个坚守的日夜，每一段激情的岁月。

有时，物品珍贵的不是它本身，而是附着在上面的记忆。当边防的故事与喀喇昆仑的石头相遇，属于官兵们的热血时光仿佛凝固在其中，这些灰色的石头也有了美丽的名字——戍边石。今天，我们共同品读“戍边石”的故事，感受边防官兵如山石一般坚韧的品格。

遇见“戍边石”

■黄路飞 本报记者 吴安宁

遇见“戍边石”，遇见更高的天空

和很多战友一样，每完成一项重要任务，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一级上士余江陵总喜欢留下一块“戍边石”，或是画上一面国旗，或是写下几句激励自己的话语，这个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5年。

15年前的冬天，下连没多久的余江陵和班长魏红伟前往某哨所执行光缆架设任务。

固定光缆的杆子是松木的，表面刷有一层薄薄的防水沥青。那时，报务专业的余江陵对架设光缆一窍不通，时常在爬杆时因为沥青太过光滑而不受控制地滑落。戴着手套更增加了上杆的难度，他索性徒手攀爬，学着班长的样子顶着寒风开展作业，双手也因此常被扎上松木刺。

由于时间紧，余江陵每天要上下杆十几次，工作近12个小时。而他返回营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取出指甲钳，一根一根拔出手上的刺。太小的毛刺很难找到，时隐时现的疼痛感“刺”得余江陵心里挺难过。他开始有了下山的念头，但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一个月后，最后一段光缆终于固定完成。在余江陵的注视下，魏红伟掏出笔，在杆子旁的一块圆溜溜的石头上下几个字——56公里，继续加油！

56公里，是彼时魏红伟入伍以来架设光缆的总长。任务很艰苦，他通过这种方式记录工作，也激励自己走向新的开始。

看到班长将二人一个月来的工作以这种方式“铭刻”在石头上，余江陵有些激动。他瞪大眼睛看了好一阵，然后接过笔，在班长留言的一旁写下“任务完成，再接再厉”，然后起身敬了个军礼。

那以后，余江陵从未向班长提过下山，因为心里不知不觉早已没了这个想法。他踏踏实实巡逻、训练、执行任务，每达成一个目标就奖励自己一块“戍边石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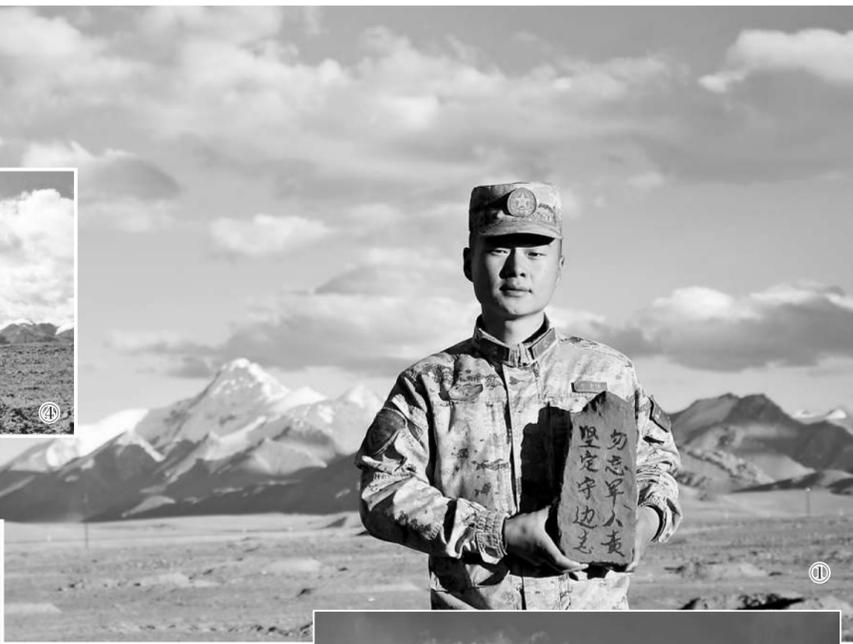
喀喇昆仑的石头不仅把余江陵留住了，还牵引着他奔赴更高的地方。2013年，由于任务需要，他主动申请到海拔更高的边防连守防。“可能那儿的石头离天空更近吧。”谈起这个选择，他笑着说。

来到新连队，余江陵的首个任务是前往某执勤点辅助完成通联。执勤点在连队的后山上，一大早，他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一路向上。

高原的天气变幻无常，走到半山腰时，原本晴朗的天空飘来几朵乌云，紧接着狂风呼啸而来。余江陵弯下腰，尝试着向前走几步，可他根本睁不开眼睛，每一次抬脚都被大风压了回来。他只得背过身，微微向后倾，一点一点倒着往上爬。

原本半小时的路程，余江陵走了一个多小时。等到了执勤点，脸被吹麻了，心里的情也被风沙刮走了大半。

余江陵拍拍身上的沙尘，推开执勤点的房门。突然，一片鲜艳的“中国红”映入眼帘——屋内的角落摆满了形状各异、画满国旗的石头，远看有种震撼



图①：战士与“戍边石”合影。
图②：巡逻队伍在高原上行进。
图③：一名战士将全家福画在“戍边石”上。
图④：雪山上的“戍边石”。

杨胜振

心灵的美，他的心情瞬间“多云转晴”。

这是一茬茬在此临时执行任务的官兵留下的。尽管屋外的风还刮着，余江陵却一点也不沮丧了：“就跟回到‘家’一样，好像无数战友在身边。”他在墙角的石头堆中找了一块空白的石头，掏出随身带的彩笔在上面画了国旗，并写下新的寄语：新的岗位，继续坚守！

遇见“戍边石”，遇见更好的自己

“你最难忘的‘戍边石’是哪一块？”听到记者的提问，中士任乐乐隔着窗子指了指连队的后山坡。

几年前，刚刚入伍没多久的任乐乐是连队唯一一个体能不达标的战士。“当时想着算了，放弃吧。”他觉得自己很难融入到优秀的集体中，那种疏离感在寂寥的高原上生活还让人难以接受。失意的任乐乐找到的办法是“躺平”——熬够两年就离开。

一天休息时，任乐乐漫无目的地爬上了后山坡。走着走着，一块半米高的“戍边石”闯入视线。上面涂着的红色国旗已有些斑驳，他走上前辨认，发现国旗下面还写着一行字：不怕苦、不怕累。

被风雪“洗礼”过的“戍边石”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是谁画的？“不怕苦、不怕累”的留言背后，又隐藏着怎

样的故事？这勾起了任乐乐的好奇心，下山后，他迫不及待向几名战友询问起这块“戍边石”的来历。

遗憾的是，这段往事已不得而知，也许是哪位老兵自发留下的，为表达对祖国深沉的爱，也为鼓励自己坚守下来。

也正是从那时起，任乐乐的生活中多了一个习惯，他时常来到这块“戍边石”旁坐一坐，想象着那位不知名的战友写下誓言时的坚定，心里也无形中增加了几分勇气。

渐渐地，他意识到，困难并不可怕，荒废了宝贵的人生才是真正的遗憾。“从河北到新疆，不远千里来当兵，我要对得起自己。”自从遇见了“戍边石”，任乐乐变得越来越有韧劲。他不再逃避现实，而是主动走上训练场，决心让自己“脱一层皮”后“面目一新”。

几个月后的体能考核，再次站到起跑线上的任乐乐，眼神中少了迷茫与不安，多了几分坚定和自信。让大家为之惊叹的是，这一次他在连队新兵中名列第一，还有课目创下了新的连队纪录。

那天傍晚，任乐乐特意跑去和“老朋友”见面。再一次坐到“戍边石”旁，他开心地笑了，一个新的目标也在那一刻浮上心头：竭尽全力，争取留队！

任乐乐真的留了下来，今年已是他戍边的第7年。

“更远的未来呢，有什么打算？”记者问。

“当然是争取继续坚守。”任乐乐想

也没想就脱口而出，眼神中透出的是坚定。

遇见“戍边石”，遇见曾经的岁月

一日高原兵，一生高原情。这里的退伍老兵大多会在离别时带走点“纪念品”，比如一抔执勤点上的泥土，一点融化的冰川雪水。还有，那些“有故事的石头”。

大山深处的石头会“说话”。老兵黄硕有一块爱不释手的“戍边石”，那是他在执行某次通信保障任务后捡回的，上面画着一双正在抢修光缆的手。

“班长，班长！通信中断了！”时间回到那天深夜，睡梦中的黄硕被战友叫醒。他猛地起身，扯过一件大衣向外一路小跑：“先架设卫星保障通联，我去排查情况。”

同战友交代完，黄硕立刻搭载救援车辆寻找通信节点位置。山坡上，一根电线杆被吹倒在地，里面的光缆裸露出来。经检查，光缆里的玻璃丝断了，黄硕立刻取出熔接机修复。

天空飘着雪花，气温已低至零下20摄氏度。太冷了，熔接机故障频发，9次、10次……时间似乎在一次次熔接中越来越慢，黄硕感觉双手甚至开始冷得“发烫”。

“再来，我就不信接不好了。”黄硕使劲搓搓手，又举着玻璃丝操作起来。

终于他听到“嘀”的一声，机器屏幕显示熔接成功。随后热缩、固定……光缆成功修好。

任务完成后，黄硕看了下时间，已过了2个多小时。他紧了紧大衣准备返回营区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，弯腰捡了一块石头放进口袋。

回到营区后，黄硕在石头上记录下这天的日期，小心收藏起来。后来一名会画画的老战友知道了这件事，又特意在那块石头上画下了黄硕执行任务时的双手，向他表达敬意。

去年，黄硕的服役期满了。他选择留在了新疆的阿克陶县，从事基层工作。他将自己比喻为高原上的一株植物：“在这8年了，早已经适应了寒冷的空气和干燥的土壤，根本离不开了。”退伍那天，黄硕在行李箱里装上“戍边石”，他说石头上有满满的回忆。

和黄硕一样，老兵王利明已离开高原10多年，仍保留着收集石头的爱好，家中柜子上的“戍边石”，有当年从高原上带下来的，也有还在边防的战友寄给他的。

这些形状各异的“戍边石”，是王利明的“宝贝”。他会反复观察每一块石头，给它们取一个名字。石上图案形似河流的，就叫“涉水过河”；形似雪山的，就叫“攀山越岭”；形似高原植物纹理的，就叫“红柳情”……

还有一些朴实无华的石头，王利明会在上面刻下几个人名，都是以前的老战友，他说想用这种方式，记住曾经的岁月，记住高原的故事。

边关风

黑夜里，一束手电筒的灯光摇曳着。雀干托盖边防连军马饲养员、下士李小康，正举着手电朝马厩走去。

尽管白天已将军马照顾妥当，李小康还是习惯每晚前去马厩转转。有时是下夜哨后，有时是熄灯前，他会去清理马粪、加些草料，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。

军马“旋风”大老远就辨认出李小康的脚步声，发出低沉的“嘶嘶”声。长久的相互陪伴，早已让李小康与这位“无言战友”形成默契。

刚到连队的时候，老饲养员夏利哈尔就把“旋风”分配给李小康，说这是连队最有灵性的一匹马。“旋风”生得俊，毛色油亮油亮的，奔跑的时候极其灵动，飘逸的鬃毛在山野之中描摹出风的形状。

刚开始，“旋风”常和李小康耍小脾气，炯炯有神的眼眸里透着些倔强，好几次尥蹄子险些把马背上的李小康掀下去。李小康没有放弃，他学着夏利哈尔的样子耐心照顾好“旋风”的生活，还为他准备“惊喜”：把胡萝卜和苹果切成小块，再撒些葡萄干。满满一盆营养丰富的“大餐”，“旋风”喜欢得不得了。

雀干托盖的「无言战友」

■梅志峰 罗威

经历了半个月的磨合，“旋风”逐渐信任了李小康，和他一起踏上了巡逻路，迎着刺骨的寒风穿山谷、蹚冰河。雪很厚，一脚踩下去，能没到膝盖的位置，李小康和“旋风”就这样走了4个多小时的雪路。等回到连队，李小康的裤子被冻得硬邦邦的，都能“站”起来。可他没想到先换下衣服，而是找来一块厚毛毯给“旋风”披上，还在马厩守了很久，生怕“旋风”被冻伤。

一次，刚巡逻回来的“旋风”突然卧地不起，大家把它拉起来，它却反复用后蹄弹踢着自己的肚子，嘶吼不断。军医俯下身子，耳朵紧紧贴在“旋风”的肚子上，判断可能是消化不良，随后为它配好了疏通肠胃的药物。

“旋风”不喜欢吃药，这可把李小康急坏了，他想方设法把药混进食物里让它服下，后来干脆住进了马厩，定好闹钟每晚观察“旋风”的恢复情况，做好病情记录。在李小康的精心照顾下，“旋风”很快便康复了。

李小康入伍第二年时，夏利哈尔面临退伍，连队准备选拔新的军马饲养员。李小康知道，选择报名就意味着继续留队。

是否要在偏远的西北边陲继续坚守？李小康拨通了爷爷的电话。他的爷爷曾是一名新疆边防的老兵，总喜欢和他聊起骑着军马巡逻的往事。

“留下吧，那儿已经是你的另一个家了。”爷爷一直为李小康在边防当兵感到骄傲，鼓励他继续戍边。

从爷爷口中听到“家”字，李小康忽然发现自己早已离不开这片土地，更舍不得那些心爱的军马。下定决心的李小康最终成功通过考核，接过了夏利哈尔传递过来的缰绳，成了新的军马饲养员。

此后，“旋风”一直是李小康最亲密的“无言战友”，甚至在一次巡逻穿越冰河时不顾一切救了他。

如今，在雪山连绵的雀干托盖，李小康已经坚守了5年。接下来，他还想继续留在这个“家”，留在“旋风”的身边。

舞台位于天山脚下的一处戈壁滩，西部战区陆军某旅装甲步四连组织的一场历史情景剧正在上演。这天是10月22日，长征胜利88周年纪念日。

装甲步四连的前身是一支从南昌起义而来，走过长征路的英雄队伍。1935年，连队的革命先辈以少胜多，用鲜血和生命夺取了腊子口天险。这段光荣的历史，被今天的连队官兵写进了情景剧，在重要节日或纪念日演出。无论编排者、演出者还是观看者，都从中汲取到源源不断的力量。

二级上士欧珠玉已连续6年参与情景剧的创作。“第一次的角色是一个无名战士。”欧珠玉穿着破旧的军装，与战友们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。他说，“翻上桥面以后，我们拔出‘匕首’与‘敌人’肉搏。我感觉到身体里的热血在翻

涌，那段岁月好像就在眼前。”

过往的历史牵动着欧珠玉的心，参与演出以后，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连队荣誉室。

墙上，挂着腊子口战役后连队被授予的“敢当先锋、敢打硬仗”旗帜；柜子里，放置着红军服、手榴弹、军号……每一个斑驳的旧物件都将他带回8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也让他想起自己在台上“冲杀”的画面。

而今迈步从头越

■张石水 本报记者 邵博康

展柜中，还有参加过腊子口战役的老连长胡炳云生前佩戴过的一副眼镜。欧珠玉想起几年前，胡炳云的儿子千里迢迢赶来，将父亲的这件遗物送到连队官兵手中，说父亲生前最想念的就是老连队。那场景让欧珠玉感慨万千：“我们传承老一辈英雄的血脉，走向战场必须一往无前。”

连队列装新装备，面临着战斗力能否尽快形成的挑战。欧珠玉与战友

们自发组成“攻关小组”，决心啃下这块“硬骨头”。他们对照教材和使用手册，反复练习复杂条件下的操作要领，将每一个按键、每一条电路牢记于心。新装备必须“耐得住”戈壁滩的极端天气，为了完成测试，小组战士们专挑风沙、酷暑、严寒等天候展开训练，和手中的装备共同经受“洗礼”……

“攻关小组”成功通过上级的验收考核，并取得多项佳绩，小组的部分成

员也参与了情景剧的演出。欧珠玉扮演老连长胡炳云，他有了新感悟：“带领大家冲和跟着队伍跑的感觉不同，身上的责任更重了。”

不久后的一次演训任务，他所在的装甲分队在进攻时被三角锥、铁丝网等拦住去路。他没有任何犹豫，主动请缨带领2名战士跳下车清除路障。

留给他们的时间仅有不到5分钟。3人合力搬开沉重的障碍物，搬不动的便用身体顶，很快打开了通道。

等回到车上，欧珠玉才感受到手臂隐隐刺痛，鲜血从被铁丝划破的伤口处流出，已作训服浸湿了一大块。

在情景剧的一次次演出中，历史不仅没有褪色，还有了新的延伸。连队官兵将演训场上的新风新貌编成新剧目，剧名是《而今迈步从头越》。